

梦断澳门

吴威加著 华龄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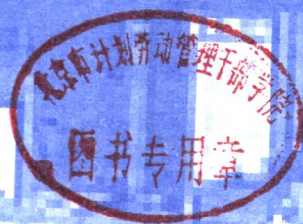
梦断澳门

吴威加
著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26738



华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断澳门/吴威加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

ISBN 7-80082-663-5

I. 梦…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462 号

梦断澳门

吴威加 著

出版发行: 华 龄 出 版 社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3号)

邮编: 100034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通县振兴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14印张 330千字

1997年2月北京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ISBN 7-80082-663-5/I·131

定 价: 2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描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输外劳工在澳门工作、生活的长篇小说。

本书主人公于国海既热情大方又趋炎附势。他梦想发财、出人头地。他凭自己的一身武功和几手赌技先后战胜了一些对手，包括黑社会的帮会头目。在一些偶然也是必然的机会中，于国海结识了澳门社会中一些上层人物（包括黑社会势力的头面人物），在他们的支持下，他开始步入上流社会。

起初，一位打工妹齐影丽真心真意地爱上了他。因为他步入了上流社会，一位上层人物朱贤的“小蜜”白如琪（居然是于国海中学时同校不同班的同学）为了摆脱朱贤又爱上了他，而且发生了性关系，怀了孕。于是，于国海将感情纯真的齐影丽弃之脑后。

然而，高处不胜寒，脚下是陷阱，就在他登上他的人生颠峰时，又急转直下，跌入他的人生旅途的谷底。他不知道，也不可能完全了解澳门社会中那黑暗的内幕，在两股恶势力的较量中，他成了牺牲品。由于于国海不得不返回大陆，白如琪也感到绝望，最终出家当了尼姑。就在于国海返回大陆的前两天，他亲眼见到被他无情摒弃的恋人齐影丽与另一个男人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于国海的心象被刀割一样剧烈地疼痛。

他象做了一场梦，最后又回到了现实中的安徽老家。

小说通过于国海的经历，向读者展现了澳门赌场上的刀光剑影、商场上的拼搏厮杀、黑社会的凶险残暴、情场上的争风吃醋；富豪们的奢糜、妓女们的放荡、打工仔的苦乐、打工妹的情爱。故事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令人不忍释卷。

目 录

序 曲 澳门在召唤

一、父亲是个饿死鬼,母亲有吮不干的奶水	1
二、小霸王	8
三、就业	17
四、躁动的心	23

第一章 苦恼

五、有朋自远方来	37
六、“W.C”卫士	48
七、美丽的“夜明珠”小姐	58
八、游葡京,初尝涩果	71

第二章 初显身手

九、“我一只手打你三个!”	86
十、神秘的杨福先	97
十一、布草房之恋	110
十二、“魔鬼红桃K”	129

第三章 再露锋芒

十三、突遇杀机	153
十四、今夜鬼事多	160
十五、醉翁之意不在酒	174
十六、新K党出击	187

第四章 人生咏叹调

十七、艳遇	199
十八、丑恶	209
十九、作客	219
二十、生日	232

第五章 转机

二十一、再战“魔鬼红桃 K”	244
二十二、喜庆	266
二十三、情种	273
二十四、绝情	284

第六章 出人头地

二十五、灰色的考验	295
二十六、第二次考验	308
二十七、女贼	325
二十八、“最佳服务先生”	335

第七章 隐患

二十九、密谋	347
三十、工潮	356
三十一、仇恨	366
三十二、黄鼠狼拜年	375

第八章 祸害

三十三、龙虎斗	390
三十四、黑手	402

三十五、爆炸	416
三十六、感怀	425

尾声

序曲 澳门在召唤

一、父亲是饿死鬼，母亲有吮不干的奶水

公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十月初，南方广州依然是个炎热、潮湿的盛夏季节。

这天清晨，一辆豪华大巴从广州出发了。它向南、向南，直瞄准沿海城市珠海。不，准确地说，它是向着珠海的拱北口岸疾驶，并将最终到达它的目的地——澳门。

车上几乎满座。乘客中绝大部分是男性，只有最后一排坐着五名年约二十岁的女性。她们因为上车时挤不过男人，只好最后上车，坐在最后一排最颠簸的那排座位上。

那些男性乘客看上去年纪都不大，不会有一个超过三十岁，甚至最大的也就二十五、六岁。他们着装简单、粗陋，不是一件短衣短裤，就是汗衫、背心之类。尽管车上有冷气，可有人还嫌热，干脆脱去背心，光着上身，不时还摇几下折叠扇。看着这些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的年轻人，带车人林先生心中很踏实：他们个个都是干活儿的好劳力。

车内有音乐，年轻人起先都一声不吭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便开始交谈起来。因为他们很多人在上车前并不认识。而现在，坐在一起，话题自然就多了。他们互相作介绍，彼此问这问那。顿时，车内一片嘈杂声，不时还爆发出一阵阵欢笑。

这一阵子过后，车内又渐趋平静了。有人开始闭目养神，有人开始睡觉。

再过了一会儿，前排的男人开始向后面那一排的女人找话说了。于是，车内的兴奋点立刻集中到了一起。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

关注异性间那起初是无聊然而又是有趣味的调侃，后来发展成较为放肆的逗乐了。

林先生的座位紧挨着司机，那排座椅上就坐着他一个人。他不停地变动着坐姿。有时把一条腿放在椅子上，侧过身，这样可以方便地观察身后的那群年轻人。

在林先生后排座位上，坐着两个身材迥异的年轻人。靠车窗的那个人是个大高个儿，他有着宽厚的胸膛和一张难得的英俊的面庞。他的旁边，是个身材较为瘦小的人。这人的脸型窄而尖，他的颈部似乎有点毛病，因为他总是歪着头。

林先生已经多次注意他了。他想，这“歪头”是怎么混进来的？他不由地从身旁的包里找出一叠资料，取出一张，看了看。

“唐涌泉”，林先生心中念道，“男，24岁，安徽合肥人，身高一米六八，体重一百二十斤，……健康……”看到这里，林先生又一次看了看“歪头”。那“歪头”正扭转了身，背朝着他。林先生定眼看后，忽然又觉得唐涌泉的头不歪了。

他又把目光定在下面这些文字上：

“于国海，男，25岁，身高一米八七，体重一百五十斤，……安徽合肥人。……”

林先生抬起头，转身看了一下身后那个大高个儿，心想，“能够抢到那个座位，非他莫属。”

是的，林先生没有猜错。在这辆车上，林先生的座位是最好的。为防止有人抢占这个座位，上车之前他就通知了每位乘客，这个座位必须空出来。既然这个座位不让坐，那么属于乘客们的最好的座位就是林先生后排的那个座位了。而此刻坐在这个座位上的人，正是凭本事抢到手。

这辆车的车门是在开车前不久的那一刻才打开的，而在车门打开前，车下已围满了一大群人。本来，车门未打开时，人群呈松散状，显得平静自然。当车门突然一开时，人群立刻呈紧密状，人们骚

动起来，开始拥挤，挣扎。在车门口的几个人，由于都想第一个爬上车，就争先恐后地用力挤。他们之间是你挤过来，我又挤过去。挤来挤去，谁也上不了车，反倒是将车门堵住了。后面的人见前面没有动，不知何事，又用力往前挤。车门前的人这时又受到了来自背后的压力，又一个个地躬着腰死命地撑住。否则，稍一放松，就会被压趴下……

于国海与唐涌泉赶到车前时，正见到这种僵持的局面。

“喂，看你的了！”唐涌泉捅了捅于国海的身子说。

“先帮我拿着”。他将自己的提包交给唐涌泉。

于国海后退了几步。然后，一阵助跑，猛然翻身跃起，在车门前那群人的上空打了个筋斗，一下落在车门最前的那几个人的身上。他又开双腿，一脚踩着一个人的肩膀。

“喂喂，让一让，让一让，你们这样谁上也不了车！”于国海居高临下，如同泰山压顶，大声地喝令道：“后面的人，退一步，别挤！”

于国海的这两下子还真有点威慑作用。后面的人对他刚才凌空翻身动作看得最清楚，立刻意识到此人可能是武林中人，不免生有几分怯意。听到他的吆喝，都不由得向后退去。

那车门口的人，由于背后的压力减轻了，开始正视头顶上的这个大汉。此时，唐涌泉又在外围喊道：“前面的人当心哟，那个大个子会武功！”一听这话，车门前的人不约而同地闪开了身，于国海也顺势站到了地上。

这时，车门前露出了一小块空地。于国海把住了车门口，对着仍站在外围的唐涌泉喊了声：“‘歪头’，过来！”

“让一让，对不起了！”唐涌泉两手提着行李，沿着人们自动让出的一条通道，跟着于国海跳上了车。

当然，上述情景林先生没有看到，他是用不着来挤车的。等到他上车时，人们早已各就各位坐好了。他事先打招呼预留的那排座位，也早已空在那里等他去坐了。

那个叫做于国海的年轻人，自从上了车以后，一直很少说话。有时，他双臂搭在前排椅背上，埋头沉睡；有时，他靠在窗前，睁着一双浓眉大眼，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那飘然而去的景物。

他有太多的往事了。

现在，他要到那个叫澳门的地方去打工了。澳门是个什么地方？他当然不清楚，但却知道那里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大陆完全不同。他还知道，那里是个赌城。有黑社会，有犯罪，有许多大富翁，有人间天堂，也有人间地狱。总之，那里是个人欲横流的社会。

他就是要去那个地方干活，要在那个地方挣钱！

他清醒地意识到此一去将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等待着他的，也许是一个锦绣前程，也许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他渴望人生的辉煌，渴望钱财，渴望名和地位，渴望有所作为。他绝对愿意为之奋斗，为之拼命。他对自己很自信，觉得浑身都有一股冲天的力量。

呵，曾经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他是那样地无比激动和异常兴奋！

是的，他有一段与众不同的曲折的往事。一想起过去，他心中就难以平静。现在，他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要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往事告别，又忽然变得惆怅与不安起来。

他想把过去的事理一下，然后抛向脑后，轻装上阵。可是，往事是揪心的。有苦痛，有仇恨。剪不断，理更乱……

一张慈祥、亲切的老妇人的面容以及她的身影，总是在他的眼前浮现。

她的年龄并不大，也就四十多岁。可是，过度的辛劳压弯了她的腰，命运的愁苦又在她脸上刻下了道道痕迹。她真是未老先衰。一身简陋的粗布工装已将她划入了老妇人的行列中了。

这位尚未老的妇人是他的生身母亲——丁氏。

一想起她，特别是在此刻，于国海就心酸。

母亲是他的唯一亲人。他原本还有许多亲戚的。然而，他们，包括他的那位未曾谋面的父亲，全都在六十年代初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饿死了。

听母亲说，父亲也是个大高个儿，身体壮得象头牛。父亲生前也是个有抱负的小秋子。他曾幻想用自己有力的双肩担起整个家族的未来，让大家都能彻底地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然而，现实无情地摧毁了父亲的梦想。父亲壮志未酬，却眼睁睁地见着一个个亲人先他而去。幸亏他的体质好，能抗饥饿，才能够挣扎到最后一个人死，也才能够为于家留下于国海这条独根。

小的时候，于国海曾问过母亲：“妈，爸那么好的身体都饿死了，你怎么能够挺过来？”

母亲说：“我的命是你爸给的，他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省给了我。我问他吃过没有，他说他早吃饱了。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吃！……”母亲说不下去了。

还有一次，于国海问母亲。

“妈，那我为什么没有饿死？”

“你有奶吃嘛，哪一次不都是吃得饱饱的！”

母亲后来常对邻居们讲起那时的情形：“那时也真怪，我吃什么东西都发奶。你知道呐，那年头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不营养的，抓到什么吃什么，只要能充饥管饱就成。我吃糠，吃山芋藤，吃豆腐渣……都照样发奶。奶水一多，两个奶子胀得象球一样，又圆又亮。要是没有足够的奶水，国海的身体能有这么好！”

于国海记起来了，母亲说得都是真话。他吃母亲的奶一直吃了很多年，直到上小学一年级他还在吃。常常傍晚放学回家，肚子饿了，就撩开母亲的衣服，抱着那对大奶子吃上几口。

父亲死后，为了生计，母亲就到了合肥郊外的一家建筑公司的“壮工大队”里干活。于国海懂事后才知，母亲干的全是一些身强

力壮的男人才干得了的重活儿粗活儿。诸如在工地上拉板车、扛水泥包等等。

现在他和母亲住的那间仅有十个平方米的房子，是母亲多年的血汗钱，一砖一瓦买进后，自己又一砖一瓦地砌起来的。

这间小屋，是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天地。屋里摆放着两张床，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大床是国海睡的，因为他已长大了，小床睡不下。母亲就睡在那张小床上。两床之间，放了一张条桌。条桌上方的墙上永远悬挂着一个男人的相片，用镜框镶嵌着。那是国海的父亲。做饭的炊具就放在门口处，那里有一个小碗柜，旁边是一张条凳，可以充当案板，切菜用。再旁边是一只煤炉。冬天做饭在屋里，有时还关上门，挺暖和的。夏天，就把炉子提到门外那块小空地上，做饭时，母亲就进进出出地忙着，倒也欢乐。

国海上学的那些年，母亲极少问他的功课，因为她几乎是个文盲。她每天照例是天不亮就出门上班干活去，晚上天黑才下班回室。一回来，她就忙着为国海做饭。做完，就从床下拖出一张小方桌，摆好碗筷饭菜，母子二人一声不响地吃起来。吃完，母亲就不管了，洗洗脸之后就上床睡觉去了。这时就由国海负责收拾碗筷，洗干净收好，再封好炉子。

国海长大以后，在家里常常向母亲发脾气。母亲听了也不反驳，任其发泄。有时顶不住了，就暗暗地擦擦眼泪。

在国海的记忆中，母亲只有一次向他发过火，而且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那次国海真怕了，他第一次发现母亲也有如此威严的一面。

那是一个星期天，国海事先已与同学约好了，准备这天外出去玩。

母亲没有去干活，但她照例起了个大早。很快就外出，又很快就回来了。母亲去了菜场，买回了一只鸡。当国海吃完早饭，预备要出门时，母亲把鸡做好了，并把它放在一只新买的小篮子里。

“国海，今天不要去玩了”，母亲拦住他，“你今天去办一件事。”

“干什么呀，我和同学约好了，今天要……”

“约好了也不行”，母亲不容分辩道，“带上这只鸡，去你爸的坟上，给他供上”。

“我不去”。国海道。

“什么，再讲一遍！”

“我不去嘛！”

“你敢！你今天要是不去，就不要进这个家门。你敢不去，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胆子，敢不去？你忘了你父亲，我没忘。你敢对他没感情，你是谁下的种？你不是你父亲生的？是茅坑里冒出来的？”母亲越说越气，浑身开始颤抖。

“啪！”

母亲一气之下，忽然打了国海一个耳光。并厉声喝道：“跪下，给我跪下。跪在你父亲面前！”

国海跪下了。

“说，你对不起他！”母亲指着父亲的像片咆哮道：“你这个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东西。快说！”

国海说了。“爸，我不孝，对不起你！”

“求他原谅，给他磕头！”

“原谅我，爸！”国海磕了一个头。

“再磕！”母亲气呼呼地喊着。

国海做了。

“再磕一个！”

国海又做了。

这时，母亲提起篮子，递到国海面前。“拿着，赶紧去，快去快回。记住，到了他坟前，再给他磕三个头！”

国海接过篮子后，母亲把他扶起来，并送他出门。

国海刚出门，门就“砰”地一声关住了。随后，里面传出母亲的

嚎啕大哭声。

国海不放心，推门，门不开。他急忙喊道：“妈，妈——”

母亲没有理他，仍在屋里哭，而且哭声更响了。

国海心酸了。感到喉头梗住了，也想流眼泪。他赶紧扭转身，疾步走开了。

二、小霸王

豪华大巴仍在广(州)珠(海)公路上行进着。

这是一辆专门接送劳务工人的车。依照中外双方的规定，这批工人必须在今日内到达澳门，他们的晚餐将由澳方各用工商家解决，明天开始正式上班干活儿。也就是说，他们的工钱将从明天开始计算。

保证他们安全完好顺利到达目的地，是中方劳务部门的责任和义务。而这项具体任务现在落在了车中那位林先生的身上。林先生已经不止一次带车送劳工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既重要又轻松。如果不出事、一路顺风，车到了珠海的拱北江岸，他将人员清点后，一交给对方来人，再办个简单的手续，那么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事的。但是，也曾有过出过事的情况，林先生只是听说过。据说有一次送工，车上发生了打斗事件，一名劳工的脸被打烂了，而他要去打工的那个岗位正好需要他露脸。(可能是做酒店侍应生之类的工种吧)。结果，对方老板不接收，事情弄得挺僵，后来还惹出许多麻烦事来。自从听说此事后。林先生每回送工，都要留一份心，唯恐出什么事。

车后排又开始说笑了。

“你去过葡京？”

“没有，听人家说的。老虎机没可能赢那么多钱！”

“就有，我们县里就有一个人，那年一下子就摇出了二千八百

万!”

“有没有搞错呀?”

“是啊是啊……”

“哎,我听说,赢了钱,可以上楼开房。——干什么?玩鸡呀!”一男人说。

“玩鸡?——噢,妓女呀,那是不成问题的!”

一个女的说:“你们男人就喜欢想这些事!”

“哈哈……”

车内哄然大笑起来。

林先生看到这里,开始干涉了。

他站起来,向车厢中间走过几步,说:“喂喂,大家小声一点儿,不要闹,不要挤到一起。车上还有空位子,挤到一起不热吗!”

大家见带车人有些不高兴,也就小声了。但是,挤到后排坐着的人并没有挪动,只是不吭声。

林先生又说,“你们看前面那个大个子,他叫于国海,他多好。人家又老实又听话,上车以后,一直坐在原处,一句话也没说,规规矩矩,这就好嘛!”说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旁,冲着于国海,笑着点点头。

于国海也微微点了一下头,似乎笑了笑。

这时,车厢里又开始平静下来。

片刻,“歪头”捣了一下于国海,小声对他说:“你是好老实人!”

于国海听了,轻轻地拧了一下他的大腿。“歪头”轻声地“哟!”了一下。

俩人对视后,又会心地笑了。

其实,于国海根本就不是那种老实人。从小,他就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

他对学业向来就没兴趣,也不用心。因此,在读书时期,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好。不论是小学还是中学。他的学习水平始终是

班级里最下等的。奇怪的是，这么差的学习成绩，他竟没有留过级，每次大考，他居然也能勉强过关。

在上学期间，他的组织纪律性很差，经常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有时还无故旷课。学校对此不知道批评他多少次了。班主任老师批评，学校开大会校长点名批评，可他就是不改，或者说是改不了。他又没犯大错误，批评一次好两天，过两天，他又犯了。老师们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说他是“老油条”，就这个德性了。

于国海的学习成绩（文化课）虽然不好，可他的体育成绩却相当优秀。体育老师们都十分宠爱他，不论何时何地见到他，都显得非常亲热。

从小学高年级开始，他就是学校运动会上的明星。上了中学，他的这些方面更加引人注目。他打破了学校田径赛除长跑以外所有项目的记录。他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中锋，是学校足球队锋线上的重要人物，等等。总之，在体育运动方面，他是红透了学校的半边天。他的这个角色，是没有任何人可替代的。

正因为如此，他在学校里的名气很大，全校近三千名师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于国海”这个名字的。这当然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组织纪律差，二是体育成绩好。

由于他的名声大，自然在他的周围就时常出现一伙簇拥着他的人。这些学生来自各个班级，年龄身材各不相同。有两点却是共同的，即他们都非常崇拜他，拥戴他，愿意为他服务。二是他们都是男孩子。唐涌泉就是当年经常围着他转的众多的学生中的一个。

当然，当年仰慕于国海的人中也有女生。不过她们并不是簇拥着他，而是远远地站着看看他，连说话也都是离得远远的。

那些年，于国海还未表现出对女孩子的兴趣，他知道有的女生对他有了好感，可他却不屑一顾。那年，在一场与外校的篮球比赛取胜后，他曾收到一个纸条。上面写的是一些祝贺话语，落款是：“本校女生白”。姓白的多着呢。他知道是谁？很快，他就把这事忘